



戀之村女

62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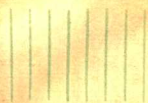
村女之戀

上海·春潮社版

· 1946 ·



戀之村女



著者 于 逢

出版者 春潮社

發行者 新藝書店

定價

滬版 一九四六・五・

★有版權 禁翻印★



第一章

一

黃沙坑是一條客家人（註：散處於廣東的東江北江各地的一種移民，以克苦耐勞著稱。因從北方流徙至廣東較遲，所以被先來者叫做「客家」。）的村落，無聲無息地蟠伏在連綿的大山環繞中的深深的盆谷裏。這連綿的大山，都是矗立在豐順縣城南部的釋迦嶺的流脈。牠好像一匹巨大無比的章魚僵死在那裏；一條條流脈就好像巨大的肢爪向四面八方蜿蜒起伏地伸展出去：東邊達到浩瀚的韓江，構成壁立的崢嶸的崖岸；南邊流佈在韓江平原上，變成無數矮矮的，柔馴的，長着褐紅茸毛的泥山；西北兩邊，和鴻圖嶺與銅鼓嶺的流脈連接起來，展開在豐順全境。這派大山大嶺中間，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坑谷，佈着許許多多的客家村落。

像所有的客家村落一樣，黃沙坑是渺小的，貧瘠的。從山上往下看，那些小小的家

屋，攢聚在一條從黃沙嶺伸出來的小小的山岬的嘴上和兩旁，形成一個馬蹄形；另外一些則散佈在盆谷周圍的山壁上和深深的山坑裏，給黑綠的樹叢遮蔽着。牠們蜷伏在那裏，好像一堆堆黃黑的毛虫；並且似乎也感到自己的骯髒和卑微，以致不敢抬起頭來。這樣的村落是灰暗的，憂鬱的，而充滿無邊的寂寞；彷彿是什麼時代的先民所遺留下來的的一種殘跡，現在已經全無人煙那樣。

盆谷上上下下，繁茂地長着青青的松杉，青青的竹叢，和生殖力極強的「洛基草」（註：一種羊齒類植物，乾枯後可燃燒，為該地人民的主要燃料）；在傾斜的窄窄的山坑上，鋪着一層層的梯田，一直爬到山腰和山坳那裏。黃色的小泥屋和白色的石屋，依着那被稱為「嶺背」的山岡地勢一層層建築上去。嶺背的脊背上，也開着一塊塊的梯田，豎着青青的禾稻，好像一條從黃沙嶺伸下來的長着綠毛的毒龍尾巴；而那些層層的灰暗的家屋，正是尾巴上的鱗鱗和巨爪。——村落的正面，隔着溪水緊對着伯公坳，那裏有一條黃泥路通到韓江右岸的著名墟市溜墜去；村落後面，黃沙嶺矗立着，伸出兩條臂膀抱住大半個盆谷。那嶺頭光禿禿的，長着紅褐色的頭髮；當大風吹刮的時候，這大片頭髮就幻成一陣陣飄流着的輕煙；山腰以下，就繁殖着濃綠的雜林和洛基草。在陰暗的

山褶裏，懸掛着一條巨大的山澗，像雪似地發光；轟隆隆轟隆隆的巨響充溢着整個盆地，永遠沒有停息。

嶺背周圍的房子，大半是先人遺留下來的，經歷了好些世代，看着人類生殖，成長，勞動和死亡。它們一座一座分離着，樣子十分相似，而且一律顯得又陳舊，又古老，使人驟然看來就分不出這一座和那一座來。——四度石牆並排地豎立在正面，好像四個『介』字，互相隔離着；間隔中間是灰沙牆或者泥牆，開着三個門：正中的是大門，通進正座去的；兩側的是巷門，通入兩條小巷去的。左偏間和右偏間排列在左巷的這邊和右巷的那邊，構成正座的兩翼。

大約二百年前，從嘉應州大本營派分出來，尋獲了豐順縣城一帶地方做他們的土地的客家人，又感到土地的缺乏，於是再派分一部份子孫走進釋迦嶺的叢山裏找尋樂園去。其中有一支姓張的家族，聯羣結隊翻過了叢山，在黃沙嶺下找到了這麼一個小小的荒涼的盆地。——他們在這裏，開闢了一個世界，而在半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中，過着平靜的歲月。

在大约十二年前的國內戰爭時期，黃沙坑第一次受到了從外間世界帶來的災難：

彭軍和錢軍把釋迦嶺一帶作爲他們的戰場，而互相角逐着，互相殘殺着。——彭軍一開到，就把一些穀米牲畜充了公，……這些人們，村裏人模仿他們自己的口吻，叫他們做「朋友哥」。他們時常嘩哩嘩啦的唱「朋友歌」；他們在白墾牆上寫粗魯的大字標語。……忽然，他們退走了，隱滅得無影無蹤。錢軍就跟着推了進來。他們又要從人家的口袋裏弄錢；他們又要從地底挖銀子。一些村民會給抓住當做他們的敵人，在一顆子彈下送掉性命。……但是他們一拉差走開，彭軍又跟蹤回來了：這樣，他們兩軍互相追逐着，角鬥着，繼續了許多時日。

村人經歷了頭一次的災難就學乖了：他們各各在叢山裏找些石洞或者挖些泥洞，儲藏糧食，做臨時的避難所。彭軍或錢軍一到來，他們就差不多全部逃上山去躲避；等局勢漸漸平靜下來，才偷偷摸回老家去。後來，小夥子們和年青的婦人家胆子漸漸變得大了，都不怕了；彭軍來到的時候，他們仍然繼續着勞作，和「朋友哥們」隨便談笑，以至跟他們學一兩支「朋友歌」，混得廝熟。所以當彭軍最後撤走那一次，他們有些就跟著一起走掉，以後永遠不見轉來。——跟着時間的過去，這一切都已變成痛苦的歷史，被村人當作故事談說了。

他們在黃沙坑住下來直到現在的二百年中間，經過了八九個世代。重重疊疊的山巒阻礙了他們和外間世界來往。所以他們始終保持着客家人固有的生產方法，生活方式，保持着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服裝。——婦人家直到現在仍舊穿着闊大的鑲邊的衫褲，頭上仍舊梳着幾百年前的髮髻，從側面看來就煞像一隻威武的大雄鷄靜靜地伏在那腦袋上一般的，插着一支銀簪和兩支沒有墜子的銀釵。現在，他們子孫日漸繁殖了；房屋也日漸增加了，從正對着溪流的張氏宗祠兩側發展到嶺背兩旁，而且散落地分佈在周圍的山坑間和對溪的山腳下。

一一

一座較新的石房子建築在嶺背的腳下，臨着廣闊的禾田的邊緣。一條小水溝整天沉悶地咕嚕着，從它的廣闊而乾淨的灰沙禾場前經過，把它和那些禾田分隔開來。房子正面朝東，正對着那陰暗的長長的夾谷；四度灰白的「介」字形的石牆，微微地閃光；兩側的灰沙牆，塗上了厚厚的白垩。它的樣子顯得很年青，很富裕，而且異常自傲。大門的額上塑了四個很爲端正的字：「韞玉山莊」。黃沙坑的人都叫它做「新大屋」。

在國內戰爭時期，它也和人們一起受着災難：房子右側那列偏間通通給燒掉了，現在，給燬得烏墨的花崗石的牆頭和斷樑斷柱還留在原來的地方，喚起人們的慘澹記憶。正廳的牆上，彭軍寫下來教人唱的「朋友歌」的墨跡，經過兩回的洗刷還沒有完全消褪。房子左側的白墻上的彭軍標語，因為主人懶得動手塗抹，現在還十分鮮明，吸引着溪邊過路人的視線。

它屬於一個姓張的家族，這個家族是由老太婆張發婆和她的男孫長德、長就、長福，孫媳婦何桂花，童養媳列瑪（註：該地客家話：「瑪」是婦女的幼稱和醜稱的接尾語），曾孫女細瑪大小七個人組成的。老太婆的丈夫張發從南洋回來不久，就從他父親的老家分出來，建築了這座宏偉而莊嚴的大房子；爲了表示自己不是全然不懂文墨，於是請人替自己的新居起了這麼一個雅緻的名字，而且做了一付對聯貼在大門口的兩旁。對聯這樣寫道：

韞玉何須求善價

山莊永固得安居

這兩句寶貝，每年一次給寫在紅紙上貼起來，表示整整的一年又要平靜地宣告結

東。

老太婆張發婆像一般客家婦女那樣，年青的時候具有蠻性的精力，參加着勞動事業的創造；作爲一根支柱撐持了全個家庭的重量。現在她已經有六十七八歲，但還保持着把勞作當做娛樂，和把勞作物當做寶貝的脾性。她的稀疏的白髮挽成一個小髻在頭頂上；她的臉皮發皺起來好像乾癟的荸薺。一年四季她穿着的永遠是那一套闊大的藍布衫褲。它們已經破碎不堪了，到處都是大小新舊的釘補：一塊藍的在肩上，一塊灰的在背上，一塊黑的在膝上，另一塊藍的却在屁股上，重重疊疊，構成花斑斑的一片；至於原來的面目，已經似乎有點難於辨認了。它們的歷史，除了它們的唯一的主人外，恐怕村裏的人甚至家裏的人，是沒有一個能夠清楚知道的。但她從來就沒有想過另做一套新的替代它們的念頭。不過她的龍船鞋却又很奢侈地每一年或兩年換一雙。龍船鞋是很漂亮的：鞋頭煞像一隻龍船的船頭，綉着紅紅綠綠的花草；鞋底足足有一寸厚，非常牢固。當發現鞋底已經薄得可憐，而鞋頭也開始爆裂了的時候，老太婆就嘆了一口氣，拿起鞋來端詳一番，看見實實在在沒法子再穿下去，才決心另做新的。她平時從這裏討一塊破布，從那裏討一片襪襖，慢慢積起來，現在已經滿可以拿來做一雙了。於是一針一線地

戳着扯着，經過半個月工夫，全部工程便告完成。她拖着這雙新鞋，心裏受用得狠。

在不斷的勞動中，老太婆度過了青年，壯年，現在已經像臘肉似地乾縮起來了，變得又佝僂，又細小。但她自己却一點也沒有覺得，以為自己體力還和青春的時候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她用襤褸把四歲的童養孫媳列瑪像大襖包一樣掛在背脊上，拖着龍船鞋顛巍巍地移到這裏，移到那裏，去放雞，餵豬，夾狗屎，檢牛糞，燒垃圾，弄肥料。她的動作是遲鈍的；她的骨露癢皺而且灰白的手腳是顛顛抖抖的；她的耳朵有點聾，時常聽錯了話，時常猜疑人家罵她或者打她的主意；她的黃濁昏花的老眼不斷尖利地察看周圍的一切，帶着驚怖、警惕和敵愾的閃光，正如一匹被追到角落而沒有法子逃亡的貓兒靠着牆根張牙舞爪而且連連打着呼盧那時候眼睛所射出來的。

當彭軍第一次來到這盆谷的時候，她的唯一的兒子，兒媳，長孫長德的媳婦一共三個人因為逃避不及就給抓住殺死了。村裏所有的人都藏進深山去，除了她這個年近六十的老太婆。——韞玉山莊這座牢固而堂皇的石房子是她們夫婦兩人對生活苦鬥的成績。她幫同丈夫用他們自己的手把石柱豎立起來，把正樑架上牆頭，把瓦片蓋好在杉木的骨架上。這建築紀錄下她的一生勞作，儲存着她的一生成果。她不願意離開它；她看着它

怎樣築成，也要看着它怎樣毀滅。她準備用死來迎迓一切不幸。但彭軍因為她有點懂懂和神經錯亂，沒有傷害她；他們只是殺死她的牲畜，拿掉她藏在自己臥房裏的米糧，在正廳住了幾天就在右偏間那裏放一把火走了。老太婆一邊胡亂地詛咒着，一邊發瘋地撥水來搶救那座倒霉的房子。

經過這一次災難，老太婆的脾氣變得更加頑固，更加多疑，更加古怪。她什麼事都罵，什麼事都要知道。——每次從田裏收挖紅薯收割穀麥，她要全部放進自己的臥房裏，歸她保管；每隔兩天或三天，孫媳婦何桂花才能從她手裏領到一些紅薯，以及領到一些穀粒去磨米。每年過剩的糧食，她就騰出一部份來給何桂花挑到鄰近的墟市去賣；何桂花一回來就要把錢全部交給她，一個銅板都不能瞞過，因為她會三翻四覆向當天和何桂花同到那個墟市販賣農產物的鄰人打聽得清清楚楚的。她的臥房就是正廳左側的廂房。房裏的後牆那個唯一透光的小方洞，給她用黃泥堵塞得緊緊密密，所以房底裏整天都昏昏暗暗，好像黃昏一樣。房裏充滿着牛糞味，尿味，和一種潮濕腐爛的霉臭味，刺得鼻孔十分難過。看不清的累累的東西四周堆積着：那裏有大量的穀米和紅薯；有破碎的衣服，鐮刀，箭籬（註：一種給槌裂而晒乾的小竹枝，火光很亮，風吹不滅，為客家人

夜間的唯一燈火），犁耙；有縫封的織布機，笨重的木枱木椅，肢離破碎的古老大鐘，每年一度拿出來掛在大門口上的寫着紅色「張」字的兩個大燈籠；還有奇臭的尿桶和許多多說不出名堂的撈什兒。這是韞玉山莊的大夾萬，是農家什物的大總匯。這個房間，老太婆是不讓外人參觀，甚至也不讓何桂花和她的周歲女孩細瑪進去的。——關於老太婆這個房間，村裏的人懷着各式各樣的猜測：有些以為裏面一定有什麼鬼怪，有些却主張一定有一個小小的地窖埋着好多銀幣，而且說不定還會藏有金子呢。可惜金子這樣伙究竟是什麼一種樣子却沒有人見過，除了老太婆的次孫張長就。有些不很知趣的人就去問老太婆關於房間和金子的事。老太婆翻起閃光的老眼瞪了對方一會，就什麼也不說地走掉。——她痛感到自己的房間已經被人注意了，於是更加嚴密地保衛它，更加多疑更加冷酷地對待每一個人。要是人間她有多大年紀，她就用「嚇哼」的噴鼻做答覆：她以為對方一定奇怪她這麼老還沒有死，而巳不得她立刻完蛋，好得親親她臥房裏的寶貝。

三

韞玉山莊有二十多畝散佈的山裏附近村落的上好沙田，七八畝菜園和旱田，兩間和

「大石房平排的泥屋，一條壯大的水牛和一條周歲的小犢，一座出產香粉的水車作坊，以及許多母猪小豬和母雞小雞。這是一筆大財產，老太婆拚命要總攬在自己身上，因為自從兒子枉死以後，她就沒有可以完全信託的人。」——在孫兒們和孫媳們中間，祇有長孫長德還老實。不過這個三十多歲的壯年農民除了勞作之外却什麼都不高興管；他祇知道造竹床，造木桶，釀米酒，建築泥屋，種田收割，以及吃飯睡覺。說到老太婆所心疼的十二歲孫兒福帖（註：該地客家話：「帖」是男子的幼稱和暱稱的接尾語）和四歲的童養孫媳列瑪，一個只會調皮，搗蛋，放潑，撒賴，最多會放放牛，餵餵豬；另一個就愛呱呱地哭叫，動不動賴在地上不肯起來：他們根本不懂事。至於次孫長就和他的老婆桂花，一個滿身帶着城市人的怪氣，另一個是別姓的人，而且十分可憎可恨：老太婆自然也不能把財產的管理權交給他們任何一個的。

何桂槐給老太婆從西潭村買回來的那一年，彭軍就進入黃沙坑破毀了龍玉山莊，所以在老太婆眼中成爲一個不祥的人。她從小放牛割草，做了龍玉山莊的童養媳以後，更參加種種成年人的工作。因為經常勞動的緣故，她長得很是結實。現在，她有一個渾圓而動人的少女身材和一把發着光澤的長長的黑髮。圓圓的臉，時常帶着禪氣的笑。貓樣的

黃黃的大眼睛一點也不畏縮地盯着人。她動輒軋出尖聲，接着就發出一串快活的朗笑，好像淘氣的孩子。和婦人家們混得久了，她懂得許許多多男女間的事情，知道種種式式勾搭「契哥」的方法。在她完完全全長成了的時候，那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丈夫張長就從揭陽縣城——一個什麼遼遠而美麗的地方——回來了。他是在村裏還沒有遭到兵燹以前給父親送到那裏讀書去的。他十六歲出外，現在變成一個瘦長的青年回來，帶着一張高級小學的畢業證書和一身城市人的智識經驗。那曾經對他抱着大希望的父親的慘死，在他心裏沒有引起任何感情的反應。他穿着一套白竹紗衫褲出現在這個荒涼的盆谷中，引起了山民的大羨慕。他也覺得很驕傲，以為自己是特等人，和他們完全不同；因此他一點也不想工作，只等家裏的供養。夏天他拿着一柄美麗的白紙扇寫意地搨着；冬天他就穿着絨絨衫和襪子，在左近的村落裏游游蕩蕩。他要用彩色的膠梳梳頭；他又要用牙刷牙膏漱口；他而且要用價值昂貴的肥皂洗衣服。他說石房子髒，潮濕：住不得；又說菜太鹹，沒有油類，米太粗，沒有香味：都吃不得。他已經是一個十足會享受的城市少爺了！當他看見那樣的一個村女，有着那樣的圓臉，那樣的髮髻，那樣的黃牙齒，那樣蠢頭蠢腦的笑，而且說就是他的「終身伴侶」的時候，他差不多氣得發昏。但他給村裏的不

成文法壓迫着，給橫蠻的老祖母監督着，不得不帶着作嘔的心情和她一起睡在家裏早就給他們準備好的右廂房裏。他們終於變成了夫婦。他惡毒地對待她，盡量地役使她；憤怒的時候，擰她的臉，搥她的脊梁，彷彿她就是她的一生的痛苦泉源似的。

他漸漸習慣了山村的生活，覺得什麼都不用動手就能優悠過日也很不錯。他開始收起那副了不起的神氣，和村裏的浪子們混在一道，自信憑着白皙的臉蛋，滿有風情的笑容，和會說隱秘話語的眼風，是能夠使村裏任何一個美貌的少女傾倒的。但是沒有多久，足智多謀的老太婆就拿了一個鞭子放到他的頸子上：她叫大哥長德給他搭一間小泥屋，在對溪的山脚下做生意；早晚兩造收割的時候就派他跟那挑着兩個空籬的老婆到各村的佃戶家裏收穀。半年以後，那喜歡勞作，貪愛金錢，向着目標固執地進行的客家人的血液，開始在他體內起着微妙的作用。他從城市帶來的潔癖和懶惰於是逐漸驅除了；不過那像毒質一樣的虛偽，狡猾和陰險却還原封原樣保存在他的靈魂中，和客家人的血液溶混了起來，逐漸化成了一體。

何桂花在老太婆和丈夫的憎厭而冷酷的眼光下生活着，悲苦而又孤獨。自從把垂在後腦的圓髻挽在頭上，而用從娘家帶來的銀簪銀釵梳起那樣的雄雞髮髻以後，她就變成

一個婦人，而且很快變成一個叫做細瑪的女孩的母親。她的少女的朗笑於是逐漸收斂起來，而她的動作却越發顯得溫文而寧靜了。在老太婆的喃喃埋怨和丈夫的高聲吆喝中，她好像牛馬一樣勞作着；除了村裏習慣規定一定要男人做的犁田這一項工作外，她什麼都要做，整天沒有正正經經休息的時間。她勞動着，但她是默默的；她對待不斷襲來的工作，正如客家人對待不懂憐憫的自然一樣。她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學村裏的潑婦那樣和家裏的人吵嘴；她祇會用那黃黃的貓眼靜靜地望着每一個人，帶着感謝的，甚至近乎抱歉的神氣。村裏的婦人家都替她抱不平，詛咒那個惡毒而且吝嗇的老太婆；又用煽動的口吻罵她是一隻不識世故，也不懂風情的黃牛仔。她不解地望着她們，祇是覺得非常有趣地笑起來。

四

一個炎炎的夏日，突然來了一批批逃難的潮州人（註：從福建南部移來聚居於韓江下游各縣的一種人民，以善於經商著稱），驚醒了黃沙坑的像沉睡一樣的平靜。他們背着襁包，三五成羣從東面的狹長的峽谷出現，向村民比着手勢，咕嚕着難懂的潮州話，